

- P1. 《專家專文》『Tùi『台灣毛蟹』ê正名講起』，何汝諧
- P4. 『養飼我大漢 ê 家庭—活tū疼愛 Nepal ê 父母—』，
伊藤（Ito Mika）黃馨宏 譯
- P8. 《詩》『母親』，陳雷
- P9. 《詩》『佇時間彼條河尋chhōe你 ê 形影』，懷念康陸兄
吉他／劉大元 朗誦／吳亦清
- P10. 『Thià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Chò sit lâng
- P11. 『咱 ê 土地，咱 ê 血，咱 ê 社會』，陳雷
- P12. 『西北雨後烏暗暝』，黃真救
- P14. 『Sim-lêng ê tháu-pàng』，Chò-sit-lâng
- P14. [台語演講術] 《第二個祕訣》『五大禁忌』，李勤岸編譯
- P15. 《出死線》『3，伊 ê 死換我 ê 活』，鄭溪泮全羅原作，
李勤岸 翻譯漢羅



1998年9月1日

Editor: Li khün hoa*

Publisher: Chhong-Bi Memorial fund, USA

《專家專文》

Tùi『台灣毛蟹』ê正名講起



■ 何汝諧

因為我是出生於台北郊區的士林，園仔時代(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五年)我就有享受著都市人所無的地利。時常會當招朋友，三五個作陣去附近遊山(林仔口)、玩水(基隆河)，chhit-thó kah真心適。會記得若是遊山，má-tá是爬樹仔、挽果子，有時má會身軀thàng光光，跳入去外雙溪『天然游泳池』sàng水。水sàng了厭，tō掠毛蟹、摸蝦仔。掠有一寡，就起來岸頂，tū溪邊疊石頭起灶，用空鐵罐仔tè水煮，má食má開講，享受彼日的豐收。彼種粗製的野味，tū五十幾年後的今仔日，我猶會記tū頭殼內(註：彼tah súi山清水的外雙溪，hō國民政府霸佔去起故宮博物館了後，已經變kah無面無目，看繪出以前青山綠水，koh khah無彼個『自然的游泳池』lah。園仔時代，除了知影按怎食毛蟹以外，má知影ai去叨位掠，ai tī tang時去掠，ah má知影欲按怎認公的kap母的。所以我家已一直自認是毛蟹的專家，有機會tō講毛蟹的代誌kái人展風神，千萬也無想著，毛蟹本身有chiah大的學問，值得生物學家去費神研究。

我tū大學主修動物學時，因為園仔時代的好奇心的作用，hō我加讀一寡關於毛蟹的文章，按呢我驚一tiō，知影所baté毛蟹的知識，實在是迦一下豆油彼款的淡薄。所以，為著欲保持古早毛蟹專家彼種的光輝，我tō拼命chhoē有關毛蟹的論文來讀，其中我上有興趣的，tō是毛蟹的生活史。

原來，毛蟹kap生tū河川的鰻仔相像，著去海裡生卵。每年tū初夏抑是秋末(照種類的差別)，兩性成熟交配了後，母的tō開始行真長的路途，按伊所tōa的溪川向江河sòa遷，然後tū溪底順著水流向鹽度khah高河口爬，去到鹽度達到千分之三十左右的海水後，母蟹就停止遷sòa。過幾日後，伊tō按腹肚面的頭胸部的兩個生殖孔放出差不多九十萬粒的授精卵，黏tū伊的腹肚的附屬肢，kā個保護，而且不時kā浸tū水裡的腹肚搖來搖去，hō卵內面的胎有充足的新陳代謝。

大約兩禮拜後，按chia的卵tō孵出水蚤幼蟲(zoea)。個馬上tō離開母體，tū海水中過浮游生活(planktonic mode of life)。水蚤幼蟲脫經過五擺thàng殼，然後成做大眼幼虫。

Thià^a sī bō hun chong-kàu ê



■ Chò sit lâng

1997 nî káu-goéh cháp-it jit, tī Tài-Pak sèng-Ka-tông kú-hêng Mother Teresa ê tui-su mî-sat, Chú-lé ê chú-kàu kóng : "kám-siā thian-chú sù góan Mother Teresa, hở sàncchiah lâng sī tī iau-gó tiong, iau-kú ū chung-iâm . Iā hở góan hak-síp oē-hiáu chun-tiông sī-miā kap koan-sim hiah-ê sàncchiah ê kan-khô-lâng ." Hoë-chiòng hoë-èng kóng : "Góan chú thia^a góan ê kî-tó ." Chit-jit chham-lé ê hoë-chiòng m̄ tā^a sī thian-chú-kàu-tô, iā ū Hut-kàu ê lí-sū-tiú^a Chêng-sim tiú^a-ló, lí-sū Bêng-kong hoat-su kap Chú-chè-Kong-Tek-Hoë ê úi-oân. In-üi Mother Teresa só piáu-hiān ê thià^a nih, hở In khoà^a tiöh "Thià^a sī bō hun chong-kàu ê ." Chhin-chhiu^a Calcutta ê În-Tô-Kàu-Tô kóng : "Mother Teresa m̄ sī kan-ta^a thià^a Thian-Chú-Kàu-Tô, I iā thià^a goá. I bô in-üi goá ê chong-kàu sìn-ióng, tì-kàu thià^a goá khah chió. I ê thià^a sī bō hun chong-kàu ê ."

1997 nî káu-goéh ji-cháp-chhit jit, Itali hoat-seng toā toē-tâng. Sèng-Hong-Che-Kok-Siu-Hoe ê chóng-hoë kàu-tông sún-hai chin giâm-tiông, iā ū nñg miâ sui-sû kap kang-têng jîn-ôan teh sí. Kò-hiong Hut-Kong-Soa^a ê Chhe^a-Hûn-Tâi-Su iā koan-sàng chit-bân-khoé bí-kim, lâi chham-ú chit-keng

kàu-hoë ê siu-kiän. In-üi I tī chìn-chêng pâi-hoë Thian-Chú-Kàu ê kàu-chong John Paul II ê sî, bat siü-tiöh In chin hó ê khòan-thâi. Che iā sî chít khôan " Thià^a sī bō hun chong-kàu " ê súi e piáu-hiān.

Iā-Sô bat kóng: "Siöng-tè hở I ê jit-thâu khí-lâi chiò phái^a-lâng kap hó-lâng; iā iöng hở ak gî-lâng kap put-gî ê lâng. Lin nā thià^a Lin ê lâng , ū sím-mih pó-siú^a? (THAI 5: 45-46) Ia-Sô ê thià^a sī bō hun hó-lâng kap phái^a-lâng ê. Hóan-tíng I thià^a hiah-ê siü khoà^a-khin ê lâng. I lín-bín hóan kan-ím ê hû-jîn lâng (Iok 8); I kap thiú-hióng ê lâng chò pêng-iú (Lou 19); I kā tèng tī sîp-jî-kè tèng ê chhát kóng: "Kin-a-jít Lí beh kap Goá tī lòk-hûng nih." (Lou 23:43).

Tâi-ôan châ-kî ê soan-kàu-su iā sî thià^a choë-choë m̄ sî thia^a-tô-lí ê lâng. In thoë só-ü ê Tài-Oân lâng khoà^a-pî^a; In khui hak-hàu sî chio só-ü ê Tài-Oân lâng, bô hun In sî kàu-tô iā sî hui-kàu-tô. Thià^a sī bō hun chong-kàu ê. In-üi Siöng-tè tī Lán iáu chò choë-jîn ê sî, chiü thià^a Lán tàu-toé. Pó-Lô kóng : "Úi tiöh gî-lâng lâi sí ê, kiám-chhai ū. Tok-tok Ki-Tok tī Lán iáu chò choë-jîn ê sî, chiü ūi-tiöh Lán lâi sí. Siöng-tè ê thià^a chiü tī chia piáu-bêng." (Lo 5: 7-8) Chin-chià^a ê thià^a sî bō hun chong-kàu ê. In-üi Siöng-Tè thià^a pè-si^a.

Ki-tó : Chú a ! kà-sî góan khì thià^a só-ü ê lâng.

(編註 : Goân-bûn bô piav-tiâu,

íú Loâ-Pek-Nî piav-tiâu)



咱 è 土地

咱 è 血

咱 è 社會



陳雷(按『Hit年三月有一工』唸劇節錄)

『咱 è 土地』

天使女聲(第一部)：阿姊，阿姊，恁看，下面大海，hāg hāg 是啥貨？

天使女聲(第二部)：像一條番薯，長長 chéh，浮 tū 水面，若一蕾玉蘭花。有影，chia tō 是人叫做〈台灣〉 è 土地。

女一：〈台灣〉，〈台灣〉，bat 聽人講過。

女二：是啦，山真 kōan，樹真青，mā 有人叫伊〈美麗〉。

女一：〈美麗〉，〈美麗〉，這 tè 土地，日頭 teh phák，山風 teh 吹；nái 無人唱歌？nái 無人 è 琴？攏無人講話？

女二：Oh, 問鳥 a teh 叫 tī 樹尾，問鳳凰熱人開紅花，mā 有人叫伊〈Formosa〉，阿伯，阿伯，Che 是為啥貨？無人歡，kan-ná 雲飛 (poe) ？

阿伯：雨落土地，稻 a 開花，樹頂金煌，土腳金瓜，〈Formosa〉，〈Formosa〉，阮叫伊〈美麗〉。

女一：按怎溪流無聲，一時 iā a m̄ 飛？Thái 雄雄鳥雲滿天到盡尾？

女一 二：敢會是？敢會是？風颶大水山崩去？敢會是？敢會是？敢會是？地動火燒大都市？

『咱 è 血』

女一：Ah, 阿姊，阿姊，恁看，海港水面，he 是啥貨？親像花 khó，一個一個。

女二：M 是，m̄ 是，是少年人身屍，牽作一伙，一堆一堆。

女一：為啥物？為啥物？無像浮萍 (phiō)，自由散開？

女二：He tō 是，he tō 是，死前 hō 人鐵線 kàng 腳筋，死了海水湧來分 bē 開。

女一：Oh，親像熱人未到，水蓮花開一蕾 koh 一蕾。

女一：阿姊，阿姊，恁看，老父 (pē) kō 船來 chhoē kia" 身屍，中國兵 a giāh 槍 m̄ hō 囗去。為啥物？為啥物？

女二：He tō 是，he tō 是，beh 討紅包 beh 討錢。

女一：阿姊，阿姊，恁看，查某 beh khāu 無出聲，細漢 gín a āi" leh 行 (kia")。為啥物？為啥物？

女二：He tō 是，he tō 是，厝邊有人來通知，叫伊趕緊去認屍。

『咱 è 社會』

女一二：Ah，阮知影，阮知影，m̄ 是風颶大水，M 是地動火燒市，實在人造 è 災難比天災 khah m̄ 通。

當初個來第二冬，鳳凰未開猶未紅，hit 年三月有一工，魔鬼人面無熟似 (sāi)，已經血流滿地紅。

外 chē？有外 chē？無辜悲情歸土地，到 ta" 目屎會流濁水溪，結局天大犧牲作代價，Beh 看勇敢新社會。

叫伊〈和平〉叫〈智慧〉，叫伊〈尊嚴〉 kap 〈公義〉，每年三月 hit 一工，思念土地思念人，祝福〈美麗〉〈Formosa〉，叫伊永遠 è 〈台灣〉。

西北雨後 烏暗暝

■黃真救

西北雨落 bē 過田岸。Tí 台灣是千真萬
真 ē 事實。我 bat 荷 tī 一條田岸，田岸 ē 一旁 teh
落大雨，跳過田岸彼旁 tō 乾 khók-khók。相連續
跳出跳入 4、5 擺才發現雨旁攏 teh 落大雨。

彼日是火狂心炎熱 ē 天。下晡時三點、
農夫歇畫抵欲落田 ē 時，tùi 東旁 ē 內山三分
之一 hia 開始，烏雲向西旁 ē 嘉南平野直直
teh 展開，有一陣冷風 tūi 東旁吹過來，面
會感覺風有雨水滴。烏雲佔三分之二 ē 天，
西旁 chhun 三分之一猶 koh 是無雲青青 ē 天空
。忽然一條彎彎翹翹 ē 閃光親像白色 ē 葡萄
藤 tūi 烏雲頂透到東旁 ē 地平線 (sih-nah)，雷
公隨時接 teh tān。雖然烏雲 khām 一半 khah 加 ē
天，阮遮猶未落雨。Koh 無 10 分鐘，一粒半
斤重 ē 西北雨 phih-phē" 叫落來啦。風透，雨
到，西北雨直直落。農夫有 ē 穿棕蓑戴 koe
笠，一 sut 仔 to 無影響。有 ē 揣 (phái") 龜殼 (用
竹 bì 仔 kap 硬桃葉抑是竹葉做 ē 龜殼，揣 tī 腳
脊 phia"，頭戴 koe 笠，悠哉悠哉 tī 田裡 teh so 草
。Tú-chiah 牽牛欲去圳溝飼 ē 飼牛团仔趕緊
騎牛那準 teh 競馬跑轉去莊內。竹篙叉頂 ē
衫趕緊人出來收。西北雨真大，無外久，每
區 ē 田水攏滿滿，chhek 仔 tī 水底 bok-bok 泗。

圳溝排水溝大水 lóng-lóng 叫。Che 是嘉南平
野常常會 tú 著 ē 氣候。

西北雨後，烏天暗地無月 ē 烏暗暝若
有透南風，水雞 (有人叫做田蛤仔抑是四
腳仔抑是青蛙—華語) 會 tui 囀 teh bih ē 土孔
bùn 出來 toá 田岸頂唱水雞歌。阿朱 ē 今年抵
抵 17 歲，真有經驗掠魚掠水雞。伊 tui 田裡 ē
工課歇暗轉來趕緊去新港買 4 斤 ē 電土，準
備盈暗欲出去掠水雞。電土燈是猶未有電
火 ē 時，農村上光 ē 火。電土是下 tū 桶仔內，
tūi 頂面有一滴一滴 ē 水滴入電土桶仔，
acetylene gas 經過電土火嘴仔出來，若 kā 點
火就會 tōh，真光。掠水雞攏 ai 用這種 ē 電土
燈。阿朱 ē 準備一 pha 電土火，一 kha 水雞 tak
仔，五 kha 水雞籃仔。水雞 tak 仔是用竹 bì 仔
做 ē，下面闊闊，頂面開空。若看著水雞就
先 kā 罩 (tā) leh。水雞才縮跳走。後來 tui 頂面
伸手 a" 落去掠。掠著 ē 水雞就 kā 下落去水雞
籃仔。水雞籃仔是用竹 bì 仔做 ē khām 叫做
chhi，tūi 外面會 tāng 下水雞入去，總是水雞
tūi 內面縮 tāng 跳出來。普通用黃麻索縛兩
旁通揩 tī 肩胛頭。阿朱 ē 真歡喜，盈暗一定
會掠著足濟水雞，賣一籃水雞有五工做工 ē
錢。攏總有五籃，伊會 tāng thān chiā" 月日 ē 做
工仔錢，世間 nā 有 hiah 好空 ē 代誌。所以伊
一面準備一面 kō-si-á 表示伊真快樂真洋洋
得意。伊走來阮阿爸 hia 問講："阿舅，盈暗
你欲愛幾籃？" 阮阿爸作嘜無時間通去掠

水雞："我欲一籃！" 一籃水雞有差不多 50 隻。阿朱 ē："好！" 趕緊 koh 去別口灶問，看個愛水雞無。

彼暝烏天暗地，滿天星，光影影 koh 感覺真大粒親像滿天星 ē 花遍滿 tū 天。南風微微仔 teh 吹，真秋清。水雞滿四界，日才落山就開始 hau。有低 [kē] 聲 ē 水雞古、khah 高聲 ē 幼 chí" 水雞。Chhe"-ioh 聲 khah 高 koh hau 著 khah 緊。有時有聽著水雞去 hō 蛇咬著『kiuh-kiuh』 ē 聲。田裡開始有人出來 teh 掠水雞。有 ē 人假水雞聲，"Op, op, op"。水雞叫是個 ē 水雞伴，就應聲 toé 伊 "Op, op, op"。阿朱 ē 猴手猴腳，做工謀真潦草緊。出去掠水雞無 30 分就掠一籃 tī-tī，koā 轉來 hō 阿爸。水雞 m̄ 知啥物原因，落西北雨後 ē 烏暗暝，透南風 ē 時，無出來 hau 那準 tōng 賦 tiāu ē 款。每一隻攏 tūi 水雞空 bùn 出來唱歌。連 hō 人掠，tē tī 水雞籃仔內嘛 teh 『Op, op, op』。那準今仔日最快樂明仔再無一定有 chiah 好 ē 天，所以不失良機，出來輸人 m̄ 輸陣 teh 唱水雞歌。Hō 水雞 tak 罩著 ē 有時有幾 nā 隻作伙，彼阿朱 ē 會上歡喜。一罩著罩著二、三隻。水雞 kap 蟾蜍 (chiu"-chí) 全款目調無目眉。有人 keng-thé 無目眉 ē 团仔 ná 蟾蜍 leh。台灣 ē 水雞無一定是 chhe" 色。Chhe"-ioh 才是 chhe" 色。阿朱 ē 一暗頭仔三點鐘久掠五籃 tī-tī ē 水雞。有 ē 人買去，剩 ē 水雞伊去掘一個土空差不多一個 am-kng 大，後來水雞攏 kā 下落

去。頂面才用柴做 ē 蓋 kā khām 起來。照伊講，水雞著愛食土才會活。伊也有去掠 chhek 仔虫 tim 入去 hō 水雞食。

阿朱 ē 有時去溪底挖水雞。伊上代先去 chhoē 水雞 bāu。水雞 bāu 是水雞 bùn 出來了後會做一個細 ē 土窟 (khut)，tū 邇 teh 等 thāng-thoā (昆蟲) 來 hō 伊食。看著水雞，伊就開始 chhoē 水雞窟。水雞窟是大家庭 ē 水雞 teh tod ē 所在。若 jím 著一隻，一定會當 jím 真濟隻 ē 水雞。所以會曉掠水雞 ē 人攏 teh siāu 想水雞窟。有時用釣杆索仔結肚蚓抑是 tō-kāu 抑是 tō-peh á (日語叫做 Kohrogī)，tō 田岸抑是溪邊釣。釣著 ē 時，水雞會咬餌，振動，將釣竿 giāh 起來，水雞 kā sīn 入去網仔內。上凶死 ē 掠水雞 ē 方法 toh 是用蘆藤 tūi 溪上流將蘆藤汁 kā 倒落去，溪尾 tō 會通拾水雞抑是魚仔。有人用 battery 兩個電極去電魚 kap 水雞。水雞若 tūi 岸跳落去水裡就 hō 死電，後來用網仔 kā khat 起來。

台灣現此時，用 hiah 濟農藥參各種 ē 工業廢物，m̄ 知猶有水雞通掠無？水雞會食 chhkèk 仔虫，是一種有益動物。環保會同工 m̄ 知有 teh 保護水雞無？大概食用 ē 水雞已經有人 teh 飼，m̄ 免去田裡掠水雞 ah！El nino (聖嬰現象) toá 來 ē 怪氣候 kiām 猶有西北雨後透南風 ē 烏暗暝？

Sim-lêng ê tháu-pàng



■ Chò-sit-lâng

Tí 1972 nî, ū chit ê Oát-Lâm

ê cha-bó-gín-a tîkhi-iú-toâ* ná têh sio ê sî, thiän-khui siang-chhiú ng hip-siòng-ki châu lâi. Chit tiu* siòng-phi* tit-tiöh Po-Lip-Chú-Chiöng. Chit-ê kia*-lâng ê oé-bin khek tiâu tî hit-ê bi-kun siòng-üi, Plummer, ê nau-hái nih 20 nî kú, chiâ*-choë ok-bâng, sî-khek khùn-jiáu I. Üi tiöh beh phiâ-bián chit khoán ê ok-bâng, I tûm-lûn tîchiú-poe nih. Nng-pái ê hun-in lóng sit-pâi. Äu lâi I gû-tiöh chit-üi ki-tok-tô, Joann, chhoä i khi kâu-tâng, chham-ka thôe-siu-hoë. Tí 1990 nî, I ê sî-miâ ū toâ chôan-piän, khi thák sìn hák-î, chiâ* choë Üi-li-kong-hoë ê bôk-su. Tí 1996 nî, I tê-it-pái thia*-ki* hit-ê cha-bó-gín-a iáu oáh-têh. Chit-ê cha-bó-gín-a siü-siòng ê sî, hit-üi tit-tiöh Po-Lip-Chú-Chiöng ê liap-lâ*-su, Nick, chiong I phô kâu pí-î, tihia cha-bó-gín-a, toâ chit-nî nng-kò-goëh. Äu lâi cha-bó-gín-a, Kim-Hok, siü sâng kâu Cuba thák-chheh, kiat-hun, kâu Moscow bit-goát-lú-hêng, tiong-tô thau-châu kâu bí-kok, tit-tiöh chêng-tî ê phiah-hô, choë-äu têng-ku tî Canada ê Toronto. Tí 1996 nî ê cháp-it goëh, Kim-Hok siü iau-chhiá* chham-ka tî Washington kú-hêng ê Oát-lâm chiän-cheng-thoë-ngô-kun-jin ki-liäm tâi-hoë. Tí hoë-tiong, Kim-Hok kóng : "Goá nâ oé-tâng ki*-tiöh hit-üi kâ goá châ tiöh siòng ê hui-hêng-ôan, goá beh kâ kóng : "Lán boë-tâng kái-piän lêk-sû pi-chhám, tân-sî, lán oé-tâng chò koá hó tâi-chi lâi chhiok-chin hô-pêng." Plummer tî hoë-äu ki*-tiöh Kim-Hok, kóng :

"Goá sit-châi khui-khiäm, chin sit-lé, Goá m-sî tiau-kang beh siong-hai li ê." Kim-hok kóng : "Goá gôan-liöng ! Goá gôan-liöng ! " Tîhit-ê sî-chün, Plummer 24 nî ê tâng-tâ* chiah tit-tiöh tháu-pàng.

Bô lóng oán-hün lâi pò-hok, iâ bô lóng oán-hün lâi chék-boå ka-ki, che-sî tûi siòng-tê hia lâi ê siâ-bián. Chit-khoán ê siâ-bián hô siü koë siong-hai ê lâng tit-tiöh sim-lêng ê tháu-pàng, iâ hô siong-hai koë lâng ê lâng tit-tiöh sim-lêng ê tháu-pàng. Tí sîp-jî-kê téng, lâ-sô kî-tô kóng : "Pê-a! Siâ-bián In, in-üi In só châ ê, In m-chai." Che sî bô khoå* ka-ki ê kan-khô, lâi khoå* tûi-hong ê su-iáu kap joán-jiök. Tí kâu-hoë lek-sú nih, ū tê-itê sún-tô-chiá Su-Thê-Hoán tî siü-lán ê sî, iâ kóng : "Chú a ! bô chiong chit-ê choë kui hô In." Che sî hui-siòng súi, hô lâng kám-tông ê kî-tô. Iâ sî ki-tok úi-tâi ê cheng-sín. Lâ-sô kóng : "Lín nâ bô liâu-siâ lâng ê koë-hoän, Lín ê thi*-pê iâ bô beh liâu-siâ Lín ê koë-hoän. " (THAI 6: 15). Lán nâ m liâu-siâ siong-hai lán ê lâng, lán ê sim-lêng chiü éng-oán hô oán-hün sok-pák, boë-tâng tit-tiöh tháu-pàng. Nâ-sî lán khéng toâ sia* kóng : "Goá siâ-bián Lí, Goá gôan-liöng ! " Lán iâ oé thia*-ki* Chú kóng : "Lí tit-tiöh tháu-pàng lah ! "

Ki-tô : Chú a ! Kiû Lí tháu-pàng Goán, hô Goán bô koh oán-hün, hák-sip Lí ê lin-bín .

(編註: Gôan-bún bô piäu-tiâu ,
iú Lôa Pek-Nî piäu-tiâu)

[台語演講術]



《第二個祕訣》：

◆ 五大禁忌 ◆

1. 無去爲聽眾訂做合軀衫 -

去講聽眾已經知佢物件，抑是對個無路用佢物件，是真差佢演講者。一個好講者會曉事先去為聽眾量身軀，hō個有路用，有關係，koh重要佢物件。

2. 無好好ah準備 -

一個好佢演講，繪tàng無張無持來發生。一定愛用真濟時間去研究，去組織，koh進前先練習講幾遍仔。有名佢演講家，Jock Elliott，伊佢每一個講演大約用28點鐘去準備。真濟牧師建議用8~10點鐘去準備一點鐘佢講道。

3. 一個演講chi"傷濟物件。

有佢講者對伊佢題目知影真濟，koh過頭熱心，想behkā伊所知佢擺chi"-chi"落去，想beh kā十斤佢仔khù落去一斤裝佢袋子。Chi"傷濟對聽眾來講負擔傷大，個一擺無法度吸收hiah大量佢物件。Khah聰明佢做法是hō聽眾一個主要佢觀點，然後用一幕論點去支持你佢講法。

4. 目睭無看觀眾。

講者目睭若看觀眾，就會容易hō觀眾分心。不過有佢講者用真濟時間看伊佢講稿，若無，就是看對面壁。Beh避免這款毛病，會tàng kā你佢演講想做是參個teh開講。專業演講家Hope Mihalap講伊擺設法hō聽眾感覺是坐tū個兜佢客廳參伊一對一teh開講。

5. 無聊。

無聊佢講演有可能是內容無聊，無，就是預慢講。為著避免無聊，應該愛注意：(1)揀一個你真愛講佢題目，(2)準備寡khah心適佢物件，(3)有足強佢慾望想beh kā你佢物件參聽眾溝通，(4)講佢時hō你佢熱情不時發射出來。

出死線

鄭溪泮

◀ 3 ▶

伊佢死換我佢活



至勤出來，看見土匪牽牛，想beh搶倒轉；

若是看著厝teh發火，就繪顧得，隨時ing蕃薯藤來sut hiah 佢火hō伊hoa。因為賊來搶物，tiau-tí pàng火燒厝，hō人繪顧得jiok，彼時無別人來幫贊，只有至勤ka-tí teh kap賊做對頭。賊緊pàng火，伊也緊緊jiok去拍hōhoa。伊佢苦戰無輸李凌征伐匈奴chhun伊ka-tí，一人擋一千人。俗語講，『猛虎繪tū tit大陣猴』，後面佢賊看這個英勇佢女子hiah本事，若無hē了毒手，個佢賊計會失敗。即時mōh一支槌仔，無張持對至勤佢頭殼心，拚力：

Heh"…ah，hō你死…ah! 就kòng loh-khi。

彼妻(Hit tiap)是半暝子時，至勤佢頭殼hō賊kòng一ām，血直直chheng，那準井底teh出泉。至勤為著ti-l拍火，雖是血teh chheng也m知;kan-ta一時烏暗，煞繪顧得拍。對接呢火上厝。至勤koh拚命走去beh拍火，一個賊看伊頭殼著重傷猶會走，就puih一支長刀jiok來，按算beh一刀兩斷。若是至勤越頭看見，就緊跳對火中過去，賊煞jiok無著choā。彼旁e人看見至勤hō賊teh追，就jiok過來beh救伊。看見至勤，血流滿身軀，大家就緊急kā伊止血。至勤chiah知伊佢頭殼頂開一個天窗，彼時chiah感覺艱苦就chhut-chāi厝去hō火toh lah!

至勤佢叔許營看見賊來，就peh上nā-kóng頂；用鐵耙(thih-pē) chak loh-lái，chān著一個賊，即時倒地，賊黨就拖出去。

許營看sū-sé mī妥當，就閃對別間è nā-kóng頂，用mī-chioh-phoe做盾牌，手舉一支pit-á-boé(針針佢chhiu"-á)當等賊入來，就對頂面chak落來。果然chān倒一個，個就拖出去。按算賊會失膽，退水轉去。無拍算koh khah雄，規陣chi"入來，開銃(chheng)拍上去。不幸棉被掩無bā，腳頭u tioh銃，就lián loh-lái。賊真受氣，就對胸坎kap頭殼koh kā伊chān二下，即時無命。

啊!可惜!看人擺講,怎樣走去外莊來
hoah救人是khah著。

* * *

彼時厝teh toh,至勤一寡龍銀藏tî竹管孔, hiah ê手環、銀鍊, hō賊 pêng無著é,以及厝內é蕃薯簽、米、粟、麻、豆,物件做一下燒了了。

外莊é人趕緊來救,拍死土匪幾倍個, koh搶一隻牛kàng倒轉;其餘四隻及內底é現銀theh kah無半項,所chhun是hiah ê火灰ná-tiá"。

彼暝至勤é老父tî山寮,聽見人teh hiu, giàh 頭一看,火焰 chheng起,那準所多瑪hō天火剿滅一樣。就拚勢走到tè,看見厝宅家伙,盡歸烏有;只有庭裡一kha toh未了é鉛桶tî牛車頂。就lā hiah ê火路,想著早日é好過,今暝昏一切化火,煞昏昏倒倒tî土腳。

厝邊é人聽見賊退水,就khah濟敢開門出來看。因為清朝時代,百姓各顧家已é心太重,

驚了開門煞hō賊來搶個é物。所以一下聽見 cheng-piâng, 家已é門閂 (mâng-chhòa") it-hoat sng khah án。

老父精神了後,看見至勤é頭殼發hōng,腫大個,假那米斗,天光去倩北路é赤腳先生來服藥,佳哉拾著命。隔年老母過身,反轉冬老父去世,只有chhun小弟一個。小弟 koh是著銃彼個叔生é。

Ah! 財散人亡! 誠親像詩講:

英雄拍火心無驚,
棉被做牌送生命;
財散人亡一盡去,
因何恨佛三老爺?

是因為至勤kap老父,常常孝敬莊裡é佛三老爺,求伊保庇,不時to是poah著(應允é) siú"杯,怎樣我今仔日chiah慘?三老爺就是teh保庇莊民,怎樣我chiah慘,伊tî廟內teh平安!三老爺是白賊神抑是假佛mah?疑問疑問!

歡迎為『台文通訊』奉獻:

加拿大讀者請寄: TORONTO TBTS LGH, 23 Hoover Dr., Thornhill, Ontario L3T 5M6 Canada

美國 kap其他地區讀者請寄: Chhong-Bi Memorial Fund, C/O Westchester Trinity Taiwanese Church
P.O. Box 501, Scarsdale, N.Y. 10583 USA

22115 S. Vermont Ave.
Torrance, CA 90502, U.S.A.
FAX: 310-618-1580
E-mail: LATaibun@aol.com

NON 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TORRANCE, CA
PERMIT #453



(megalopa)，沈入海底，蛻變做幼蟹，進入底棲生活 (benthic mode of life)。落海底了後無外久，chia è 幼蟹 tō 開始 chhoē 溪口，chhoē 著了，tō 逆流爬轉去溪川 è 老所在。過一年 tō 大隻成熟，個 tō 交配重演以上所寫 è 生活史。這種 tū 兩個無全 è 環境來回 è 生活史，tū 水產脊椎動物界 (也就是魚類) 並無稀罕，但是 tū 毛蟹所屬 è 無脊椎動物中間，猶是罕見。所以毛蟹 è 一生，是有藏著複雜 koh 奇妙 è 學問，值得動物學家按多方面來 kā 伊探討 kap 研究。

毛蟹本來生產 tū 東亞，種類無真 chē，攏總 ta" 有四種，伊 è 學名分別是 (按照受發現號名的順序來排)：Eriocheir japonica (日本絨螯蟹)，Eriocheir recta (直額絨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中華絨螯蟹)，及 Eriocheir leptognathus (細額絨螯蟹)。中華絨螯蟹就是一般所講 è 『大陸蟹』，是四種毛蟹中上 gāu 「藏船偷渡 è」。根據甲殼類學家 è 研究，中華絨螯蟹 è 原產地是中國 (無包括台灣！) kap 朝鮮半島西部。但是 tū 二十世紀初期，伊突然出現 tū 德國北部；到 30 年代，m̄ta" 是德國，差不多全北歐每一個國家 è 溪流、河川攏有伊 è khaia 家。M̄ta" 按呢，1973 年，S. J. Nepszy ham J. H. Leach 發表一篇論文，講中華絨螯蟹，已經成功進入北美洲五大湖之一 è 伊麗湖 (Lake Erie)。

Tū 頂面所講 è 毛蟹生活史，咱真好推論，『大陸毛蟹』 è 「偷渡」行為，若 m̄ 是 hō 交尾後 è 蟹母扮演 è，就是浮游 tū 海水中 è 水蚤幼虫 è 様作。Che 主要是因為越洋 è 大貨輪

，時常 tī 停靠港口裝卸貨物 è 時，著愛調換壓艙水，kā 「舊水」 (tī 其他港口所取 è 水) 排出艙外另外添滿「新水」 (tù 目前停靠 è 的港岸取來)。所以，歇 tī 上海港 è 中華絨螯蟹 è 幼虫，tū 二十世紀初，當歐洲貨輪時常來往 tū 亞歐兩地 è 時，就有真好 è 機會上船，藏 tū 船底 è 壓艙水，渡過大海去其他 è 所在。

按呢，中華絨螯蟹也有偷渡去到台灣來囉？專家 è 回答是：可能有，m̄-koh chéng 到 ta" 據 m̄-bat 有偷渡成功 tū 台灣定居 è 『大陸蟹』。這是按怎講呢？咱來看下面 è 科學說明。

台灣有生產兩種毛蟹，就是日本絨螯蟹 ham 直額絨螯蟹。前一個分散了有 khah 關，除了台灣 ham 日本以外，也有生產 tū 韓國南部 kap 琉球群島。所以，日本絨螯蟹會使講是『海島蟹』，直額絨螯蟹才是『大陸蟹』。按呢問題就出 tū chia，海島台灣那會有『大陸蟹』 lām 做伙？這個生物地理學上 è 問題 hō 甲殼類學家困擾半世紀 khah 加，一直到 1995 年才有答案。

原來大陸種 è 直額絨螯蟹，是 W. Stimpson tī 1858 年，根據 tū 澳門掠著 è 一隻母蟹來號名。問題就出 tū 這件標本，因為 he 是一隻無成熟 è 母蟹，看起來無 sēng 日本絨螯蟹 (1835 年由 W. de Haan 命名)，也無 sēng 中華絨螯蟹 (1854 年 H. Milne Edwards 號名 è)。所以，m̄ 知詳細情形 è Stimpson，就認為 he 是一個新種，就 kā 伊號名做 Eriocheir rectus。真不幸，m̄ta" 按呢，tū 日本時代，生產 tū 台灣

東部 ê 毛蟹，tī 1939 年 hō 日本 蟹類 泰斗 酒井恆誤認做直額絨螯蟹。就按呢，tī 無意中就建立了台灣毛蟹 tī 生物地理學上 ê 問題。

根據基隆海洋大學 ê 陳天任教授多年來 ê 研究，tī 中國 澳門 地區 出產 ê 毛蟹，是屬日本絨螯蟹。記載頂所講 ê 澳門「直額絨螯蟹」，其實就是「未成熟母蟹」 ê 日本絨螯蟹。所以，以情理來看，咱繪當同意 W. Stimpson 將個當做是新種 ê 結論。若按呢講，去 hō 酒井恆誤認為中國產 ê 台灣「直額絨螯蟹」，到底是屬 tō 一種？近年來 ê 研究結果是：確確實實是本地 ê 新種！因為按呢，陳教授 kap 伊 ê 同僚就作伙發起台灣毛蟹 ê 正名運動，將 tū 台灣東部出產 ê 毛蟹，遵照《國際動物命名法規》(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重新訂名，叫做 *Eriocheir formosa*(台灣絨螯蟹)。這篇論文一發表出去，就受著國際甲殼類學者 ê 接受，不但 thāu 開一半世紀卡加 ê 謎題，同時也印證：台灣猶無 tū 中國大陸偷渡 ê 大陸毛蟹。

Koh 根據《國際動物命名法規》ê 規定，所有文獻和記載上所用 ê 台灣產「直額絨螯蟹」，必須即時改作『台灣絨螯蟹』 ê 「同種異名」。(註：陳天任等發表 ê 台灣毛蟹之正名論文，是刊 tī 1995 年出版 ê 國際上真出名 ê 甲殼類季刊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第十五卷，第二號)。

寫到 chia，hō 我想著一項代誌，就是台灣副總統，tī 今年十月訪問歐洲，去 hō 西班牙拒絕入境。這種外交上 ê 問題，kā 探討起來，擺 kap 「台灣」 國的正名 kap 定位有

牽連。地球上 ê 萬物，凡是有生命 ê 物件，生物學家就有責任替伊號名，一個「種」一個「學名」，絕對不允準無清無楚 ê 彼款「同種異名」(synonym) 抑是「異種同名」(homonym) ê 存在。「學名」 ê 定名 kap 認用，tī 生物學上是相當嚴格；因為無像 ê 「種」有無全 ê 遺傳組成，無全 ê 形態構造，無全 ê 生理標準，kap 無全 ê 生態要求。企理，國家是代表一個有生命 ê 共同體，「伊」就親像生物構成一「種」 ê 情況，需要有領土、人民、主權等等要素。所以，一個國家 ê 「國號」，假那生物 ê 「學名」，也是繪當有「同種異名」抑是「異種同名」 ê 混亂不清。

「台灣」已經是公認 ê 、獨立自主 ê 「國家」。照生物學上 ê 定義，「伊」已經是 kap 大陸 ê 「中國」無全「種」；所以，「伊」必須有「伊」家己 ê 「學名」，也就是「國號」。M-kú，我按怎 mā 想繪通，為啥物執政 ê 國府，到 ta" 猶一直 teh 「死鴨硬嘴 phoé」，堅持用『Republic of China』這個 hō 人分繪清楚 ê 國號？抑是個國府官員猶 mā 知個所堅持 ê ROC 根本就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ê 「異種同名」？

台灣有一句俗語，講：「有樣看樣」。既然生物學家已經 tī 兩年前決心，將台灣本地 ê 毛蟹 ê 學名 平反 做 *Eriocheir formosa*，國府 ê 決策官員，為啥物丘趕緊將「台灣」國 ê 正名也改用『Formosa』或者『Taiwan』呢？

(本文作者是美國加州長灘州立大學
海洋生物學教授，原作用中文寫，
多倫多 TBTS 聯誼會改譯作台文)

養飼我大漢ê家庭活tī疼愛 Nepal ê 父母



伊藤 (Ito Mika) 黃馨宏 譯

已經過身 ê 雙親 (伊藤邦幸聰美) 是 tī 1969 年日本基督教海外醫療協會 (JOCSS) 派出國 ê 醫師。1971~1973 年參加第一期，1974~1977 年參加第二期，tī Nepal ê Okhaldunga 做醫療傳道。彼時陣阮六個团仔有 è 是寄 tī 日本熟似人 ê 曆，有 è tī Nepal 父母 ê 身軀邊生活過日。出生排名第六 ê 我會記得 è 是千單回國了後 ê 代誌 nā tā"。

阮 ê 老母是台灣人，是一位老實、勤勉、溫柔 koh 有堅強 ê 意志 kap 體力 ê 人。充滿人性 ê 魅力。對阮六個团仔來講，伊是一個真大 thang 得倚靠 ê 存在。講著阮老父，伊是對啥人攏 beh 傳伊道理 ê 人，對家已 ê 子兒也無例外，kā 阮掠做教育理念 ê 對象。伊常常對 hia ê 舀樹比哲學 koh 卡有興趣 ê 細漢团仔，也引用哲學家 kant 抑是 Nietzsche ê 理論來展伊學問 ê 深闊。因為按呢，用阮团仔 ê 眼光來看，老父 ê 老實、堅持 ê 性質不過是一種頑固 ê 孤僻，交際 ê 闊是愛好看頭，學習範圍 è ché koh 闊就是無專心。阮团仔批評伊就是按呢 che 也 beh 做，he 也 beh 插。阮對雙親，特別對老父是相當批判 ê 。雖然阮對 tī Nepal ê 活動有寡會當品搵 ê 感覺，但是同時 mā 有一種 ngái-giáh ê 感覺。回國後，父母全款 tī leh 無閒，kap 個做伙生活有時感覺個是借『放任主義』 ê 名來 teh 『偷工減料』，來 teh 應付阮。Koh 再 tī 個參加活動 ê 所在對熟似 ê 少

年人，老父叫個查某團、查甫團，有時就感覺『豈有此理』。但是 tī 另一方面 ki" 若遇著學校父母 ê 參觀日，個差不多 m̄ bat 出面，tī 阮 ê 畢業式也全款。Ti 不知不覺中阮了解雙親 ê 使命感已經超越了家庭 ê 範圍。講起來阮實在 疊是父母 ê 好幫手，也疊是好 è 理解者。

Ti 成長中，阮六個团仔每一個多多少少攏有早熟 ê 傾向。親像 tī 學校有時繪當 kap 同學融洽，有時用冷眼來看全部 ê 日本人…等等。阮 kap 父母 ê 關係也是全款。阮無彼款單純樸素 ê 性格來對兩親 tī 社會上、人道上建立 ê 功勞表示尊敬抑是得意。也無親像個彼款借著『互相批判』來建立『互相理解』 ê 敏捷 ê 頭腦。阮對一件代誌 ê 訴求是感情 ê ，致到繪當達著『意思疏通』，自頭就無想欲接觸去理解，千單想欲做『批評家』 tō 好。總講一句，tī 阮這旁已經存著繪當成做兩親 ê 理解者 ê 心理因素。



< 感覺艱苦 ê 代誌 >

有一 chām，雙親暫時結束個 ê 工作，轉來日本。Che 完全是為著阮团仔 ê 教育上 ê 需要。但是阮 beh 順應日本 ê 水土著愛突破幾項 ê 阻礙。M̄ niā 回國 ê 子弟，猶 koh 是混血兒 ê 阮 tī 团仔 ê 社會內，常常著扮演弱者 ê 角

色，特別是長期 tòā ti Nepal ê 兄姊，轉來日本了後受著親像異邦人 ê 待遇，感覺非常心痛。自然就心悶懷念 tī Nepal ê 生活。

阮老母 tī 阮 tú 著日本傳統排他 ê 歧視時，若疋是用同情 ê 態度，就是用憤慨反駁 ê 態度來激勵阮。後來我聽講阮老母以前 bat 因為伊是台灣人，tam 著辛酸 ê 代誌，這是我大漢了後卡知影 ê 。

離開家庭入去大學 ê 大姊開始過無天無地自由放蕩 ê 生活。大兄入去高中以後也變做不良少年 ê 模樣。其他阮四個团仔雖然表面上親像安然無事，其實 tī 曆裏兄弟冤家，父子 tak 來 tak 去，逐日親像 leh 開運動會全款。若講 tī 這款 ê 家庭完全無出問題是講白賊 ê 啦。雖然按呢，我就是愛原來這款 ê 家族。我知若按四周 ê 人來看，阮六個团仔不但疋是志氣高揚 ê 雙親 ê 協力者、理解者，阮不過是千單食米到空空 ê 米虫 niā niā 。

實在講，阮對雙親所辦 ê 讀冊會，抑是研究檢討會並無興趣。因為對父母 ê 反抗，無想 beh 讀個所信 ê 聖經。阮兄弟姊妹中只有尾兄 kap 我接受基督是經過相當 ê 時間了後 ê 代誌。講倒轉來，阮 mā 有對家已誠實 ê 一面。不管別人對父母 按怎 o-ló，阮也無愛 hō 人隨便 kap 個當做全款人來看。雖然對人生 ê 認識差不多攏無，總是代先愛用家已 ê 氣力去繼續探求來確立家已 ê 信心。這種過程 ê 結果，自然對父母就抱著批評 ê 態度，也避免去接觸 hia ê 將阮 kap 父母看做同類 ê 人。這款 ê 態度若 hō 人看做是一種 ê 自我方便，疋知死活 ê 想法，mā 是無法度。

Tī Napel 靠近阮兜 ê 病院裏面，有國內外 ê 醫療人員 kap hia ê 好運會當入院 ê 病人。雙親 tī hia 雖然掛名是外科醫（老父）kap 婦產科醫（老母），實際上，個也著做麻醉，也著做放射線科等等萬能全科 ê 醫生。Tōā tī 周圍 ê 人是做農業，抑是做其他重勞動 ê 。攏是自細漢就 tī leh 拖磨生命 ê 人。Tī 彼款 ê 土地 kap 環境中，阮老母真有本事來養飼 chia ê 团仔。尾兄是 tī 首都 Katmandu 出生 ê 。阮 tōā tī Nepal ê 深山內，為著 beh 洗尿 chū 仔，厝裏用卡 chē 水，心裏 tōā 會感覺歹勢囉。免講醫療設備，連衛生 ê 安全方面攏輸當保全，想輸到阮 chia ê 团仔 攏 會得過著平靜 ê 生活。雖然逐人 tī 紅嬰仔 ê 時陣，攏 bat hō 木蟲抑是虱母咬 kah 嫂媽哭。我也 tī 二歲 ê 時 bat 用瀉藥來 thāu bīn 蟲 ……直到我三歲轉來日本，阮一家人攏得保庇平安無事。

轉來日本大約十年久 ê 中間，父母一方面 tī 附近 ê 病院看病人，一方面也 leh 做 JOCS ê 工作。老父因為參加會議抑是為著視察常常去海外出張，對研究檢討會抑是讀冊會也真熱心，所以不時攏真無閒。

< 老母 ê 使命感 >

有一攏，我問老母『工作 kap 家庭，叨一邊卡重要？』，老母連想也無就回講『雙邊攏重要。但是若 beh 選 叻 一邊，減採是家庭』。雖然是按呢，伊所講 hia ê 話，hō 我感覺老母 ê 工作 ê 後面是有某種 ê 使命感 kap 熱情 tī-teh。對老父我就無 chhōe 著問這個

問題 ē 機會。一方面驚伊 kā 深奧 ē 學問搬出來講 bē 停。Koh 一方面已經不時聽伊講 beh 去海外醫療 ē 動機。有一位伊 ē 恩師 bat 講『若有人會得像 Albert Schweizer ē 款式來行，m̄ 知 beh goā 好咧』。對這句話老父 ē 反應就是『Hō 我來做』。海外醫療，對老父來講，若講是一種 ē 工作，不如講是實現伊 ē 理想卡 tiōh。但是老母對海外醫療 ē 想法是按怎？Che 是我常常 tī teh 想 ē 疑問。是 m̄ 是因為 kap 老父結婚煞著愛去 Nepal 呢？老母 ē 使命感敢是自然形成 ē？逐擺按呢 teh 想 ē 時，我就想去一項代誌。老母 ē 親小弟名叫聲義，關係聲義，老母按呢講："有一個冬天，伊 tī 路中 teh 行，看著一個乞食 tī 路邊穿一領薄薄 ē 衫，親像真寒 ē 款，伊就即時將家已 ē 外衫 thāng hō 彼個乞食。聲義就是這款 ē 人。恁攞知影，頭殼想著按呢做是好 ē，但是真正 beh 照 he 實行，m̄ 是 hiah nih 簡單，敢 m̄ 是？"我想老母不時 teh 思念聲義 ē 處世態度，規世人一直 teh 想『知影按呢是好 ē，但是 beh 照 he 實在去做 m̄ 是簡單 ē 事』做借鏡來活 teh。又 koh 老母有一位名叫素香 ē 小妹，因為著小兒麻痺 ē 關係，tī 細漢 ē 時就去世。因為著按呢老母當初志願 beh 做小兒科醫。但是老父想著 beh tī Nepal 服務，需要婦產科醫，期待老母去做，所以才選擇產婦人科。

會記得我 beh 上中學 ē 時，阮父母 tī 無聞中開始去爬山來鍛鍊個 ē 體力，就是為著第三次 beh 去 Napel 服務做適當 ē 準備 kap 訓練。雖然心內酸酸 m̄ 甘，但是暗中不得不想著『照按呢做落去，有一日個會過勞死

去啊』。個這種 ē 活動就按呢繼續到 1986 年 10 月 26 日。Ti 彼日，老母 leh 爬山 ē 時，一滑 (kut) 滑落深谷，因為全身重傷，緊緊就離開世間昇天去了。

請容允我寫出關係老母 ē 葬禮當時所發生 ē 紛糾。阮团仔 ē 意向是愛照老母所一向 ē 希望：儀式愈簡素愈好。但是老父 kap 親友參詳 ē 結果，葬式決定 tī 教會舉行。採用 hō chē chē 人來追思故人 ē 形式。阮团仔 beh 愛尊重老母 ē 希望來進行 ē 意見，無受尊重接納，hō 我真悲傷。按呢看起來，老父 kap 友人 ē 關係，明明是比 kap 子兒卡強卡密切。(註：照翻譯者所知，其實堅持追思儀式 ē 意向是聰美 ē 老父，就是 Mika (团仔) ē 阿公堅持 beh hō 親友來參加，m̄ 願 chhin 彩對親友無交代就煞煞去)。Koh 有一項代誌，就是來參加老母葬禮 ē 人攞 teh 關心，我也 tī teh 想，老父敢會放棄伊第三次 Nepal ē 醫療服務計劃。對這點我相信老父是捨放棄 ē，過身 ē 老母 mā 一定喻歡喜伊來放棄個本來 ē 計劃。

<再次去 Napel>



經過接近一年餒志 ē 生活了後，老父果然 koh 開始去 Nepal ē 準備工作。Ti 我 teh 讀自由學園高中一年生 ē 冬天，老父帶著老母 ē 相 kap 頭毛踏入 Okhaldunga ē 所在。Tùi 彼時阮父女就互相用寫批 ē 方式，我報告學園 ē 生活狀況，老父就針對我 ē 報告寫批勸告、鼓勵我。另外 tūi 老父 hia 每個月寄來 ē 例行

報導也 hō 我瞭解老父 teh 奉事 ē 情形。伊是為著改善當地 ē 醫療困境，訓練現地 ē 人做醫療職員。雇方 kap 受 chhiā'ē 兩旁攏有問題，向望中 ē 計劃繪當順利進行等等。老父所擔當 ē 名是叫做醫療服務，實際上是社會問題卡 tiōh。

Koh 有一攏二姊、二兄、三（尾）兄 kap 我四人作伙去 Napel 訪問老父。久長無看見 ē 伊，全身 ē 肥肉消消無去，親像 tī 動物園 ē 企鵝 (khi-gō) 轉去南極 hiāh-nih 仔充滿活力。阮 tī Okhaldunga 一禮拜 ē 中間有父子 ē 爭論，有臨時開 ē 家族會議等等，但是也有大家作伙 tī 山中巡迴，抑是就近觀察老父 ē 醫療服務活動，tī hit 中間有得著父子親情寶貴 ē 時間，實在 tiōh 感謝。也 koh 有一攏 阮渡過山河，去參觀母子診療所 ē 時，發覺老父千單 kap hia ē 婦女開講，kā 醫療 ē 工作放 hō 助手去做。我就問老父 "阿爸，你攏無親身去插代誌，敢無要緊？" 爸爸應講："無要緊，等到真正需要我插手 ē 時才去插卡好。" 原來是按呢，hō 人雄雄瞭解，che 是地域醫療重要 ē 做法。

有一遍去台灣訪問親戚 ē 時，有機會聽著老母 ē 姨婆批評老父 ē 話："恁老父 ē 作法繪當 hō 人 o-lō，伊將家族放咧丘顧，千單顧做奉事 ē 代誌。" 但是同時也禁繪 tiāu 愛 beh 笑出來，因為老父 ē 熱情丘是停留 tī 家庭 hit 款小小範圍就會當滿足 ē，已經是遠遠超越這個圈圈 ah。



<Kap 老父死別 >

老父 tī Napel 三年 ē 奉事任期完成了後，猶繪滿足。猶 koh 想 beh 用銀髮工作者 (Silver Worker) ē 身份來繼續服務獻身。所以就決定先去美國 ē 哈佛大學接受專題研究 ē 訓練課程。伊應該是抱孫仔好好享受 ē 年紀啦。但是猶 koh 愛 beh 做落去，大概是無拍拚學到死繪甘願。我按呢 tī leh 想 ē 中間，老父煞得腦筋僵 (that) 症 tī 美國病倒落去。總是好佳哉，阮趕去波士頓 (Boston) 探訪 ē 時，伊已經回復意識啦。因為有插管 tī 氣管內，伊千單會當用筆寫來互相交通。最代先老父寫出來 ē 字句，無人讀會通。阮問："阿爸仔，這是丘是漢字？" 伊搖頭表示『M 是』，"若按呢，是片假名 (KataKana) ？" 伊 koh 應『M 是』，koh 問："… 敢是英語？" 『M 是』，"… 是丘是 Nepal 語？" 伊答："是。" 老父 tim 頭 ē 時，大家攏 gōng ngiah 講無話。聽講這款情形 tī 講二國語 抑是講三國語 ē 人 tūi 昏睡中醒起來 ē 時是常常會發生 ē 現象。我不得不按呢想，老父實在無愛離開 Nepal 彼個所在。老父開始破病十個月中得著 chē chē 人 ē 幫贊 hō 伊會得回國。Koh tī chē chē 人 ē 扶持中順利恢復起來。Ti 熱天我 kap 兄姊聚集參詳，厝裏大家同意二人作一陣交換輪班來看顧老父。但是 tú à kā 這個決定通知入院中 ē 老父 ē 隔日，伊因為腦筋塞症再發，就按呢離開世間。

自古早阮父母 beh 罷团仔，抑是 beh 命令团仔去做啥物，常常是無張無持，繪得按算 ē，老父 (老母也全款) 連 beh 轉去天父 hia

也無例外，喝去就去。講真è，老父就是按呢，不時hō阮驚惶惶，無法度掠著伊è心路行徑。我今仔日會當寫這個文章出來，是因為我è心情已經卡平定。現此時我常常tū teh想 Dr. A. Schweitzer。伊到底是有家族抑無？若是有，是啥物款è家族？彼位密林è聖者是hō是 kap 家族建立互相扶持施恩è關係？

雙親有hō阮真chē繪當換替è物件。Tùi 老母是『Kap 別人作伙鬥陣行』，Tùi 老父是『做人è父母著取啥物款è態度』，Tùi 個二人也有得著 thang 歡喜作伙è兄姊。雖然有遇著反面教育è一面，但是其中最大è恩賜是個對人生以及處世è態度。



譯後感言

我有一個好朋友，伊是白色恐怖è受害者。老父是當時理想真高真純情è青年知識份子，是出社會無外久è醫生。伊愛厝邊也熱愛台灣。伊不得不反對欺負迫害同胞、貪污專制踐踏這塊美麗島è新統治者。有一日伊去參加有志組織è祕密集會，就因為按呢受掠入獄，走繪出受苦刑、受槍殺è歹命運。老母也受牽連長年坐牢受罪。

這位友人一直無法度瞭解伊è老父為啥物無照顧伊這個 hit 時無生存能力è獨生子。千單為著伊è理想？為台灣è美夢，白hō寶貴è青春 kap 生命送hō鴨霸無理è蔣政權，做個 thài 雞教猴è好材料，he 敢hō是真hō值？

伊這個細子不知不覺中hō親成極大è重擔，kā 伊藏來藏去，親像一粒球 kù 在人踢來踢去，且知變名、變住址幾擺。阿公阿媽且敢親養，著拜託遠親養飼。伊真正有 chē chē è不滿，無機會得著一般人應有è父母子è情愛，致到 tūi 雙親真 chē è無瞭解。伊怨嘆家已一家è命運。

讀這篇『養飼我大漢è家庭』è文章以後，伊透露心底è話講："我真有同感"。這位友人遇著è也是反面教育è種種，但是年紀漸漸增加，伊也漸漸瞭解父母為啥物付出 hiah 大è犧牲。

編註：聰美姊基金會就是北美台灣人為著紀念伊藤夫婦一生無求出名，犧牲奉獻為世間人服務è精神來建立è。這個基金會是台文通訊 kap 台灣教師聯盟長期è贊助者。



◎ 親

■ 陳雷

世間第一親，
Tō 是咱母親，
有話免出嘴，
知影咱心意，

若是鬱卒 bē 歡喜，
若是成功笑微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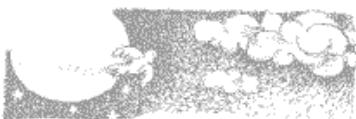
一時想著伊，
不時 tū 身邊，
世間第一親，
敢會比母親？

感謝恁è慷慨贊助

張啓典 \$100, Shaw S. Lee \$50, 鄭良偉 \$100,
林振昌 \$40, 張秀滿 \$100(加幣),
林正一 \$100(加幣), 陳雷(買冊) \$350(加幣)

佢時間彼條河尋chhoe你形影(二)

懷念康陸兄 詞. 吉他／劉大元 朗誦／吳亦清



... guitar solo...

人講；歹年冬，出好團

歹年冬

好團來出世

詩人無寫詩

花蕊離葉koh離枝

飄散佢風中

親像批中e字

寄未出

寫hō你的批

一字一字…一字一字

飄散佢風中

未停未止

未停

未止

番薯渙藤千萬里

枝葉落土根未死

渙根連藤

koh再遠

最後也會轉去故鄉

轉去故鄉…

佢雨水溫存e土地

繼續咱e美夢

未完成e夢…因為頭前

佢頭前等待阮e英雄無死

番薯渙根連藤

渙過每一個

安靜、無言、固執、無畏無私

無隱藏、永遠面對希望e心

緊緊來做夥

緊緊來相攬

咱…

緊緊來相攬

無koh再畏寒囉！

... guitar solo...

佢稀微e烏暗時代

一位飄魄浪漫e俠士

為著控訴不義e理由

流浪佢時間彼條河

Théh筆作劍

斬斷一條一條

封鎖眾人命運e鎖鍊

不過

伊斬未斷e…

是朋友e思念

是兄弟e苦嘆

是某團e一切

是時間彼條河

流過你我心頭

美麗e風景

所有苦戀土地e孤鳥

飛koh再飛，最後

也是會倒轉來

所有暗夜閃燈e星

無言等待，最後

也是會天光

所有打拚e好團

年冬卡歹，最後

也是會創造出家已e時代

溫柔e俠士

飄魄e英雄

隨風飄行…愈行愈遠

風起囉！

過去e一切

吹過胸前

溫暖著咱e心

風起囉！

Pák船e索仔已經thau開

河水又koh不安起來等待咱

chiū"船，佢風中出帆…

因為咱當初有約束

約束講…

佢咱相逢e時

M免再悲傷

只有歡喜e目屎

等待咱…

相攬無言

M免再悲傷…

佢咱相逢e時

